

悼念张闻天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悼念张闻天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悼念张闻天同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40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3190·012 定价0.15元



张闻天同志 遗像

目 录

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1)

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 刘英 (6)

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

..... 马洪 尚明 段云
曾彦修 雍文涛 薛光军 (18)

共产主义者的楷模

——回忆在合江工作时期的张闻天同志

..... 张启龙 李延禄 吴亮平 卓雄
陈伯村 王新三 徐少甫 (22)

晚辈的悼念

——记张闻天同志二三事 罗焚 (35)

严谨的治学态度

——悼念张闻天同志

..... 孙冶方 骆耕漠 孙尚清 李泽中 (40)

忆闻天舅舅二三事 马文奇 (51)

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隆重追悼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之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担任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并曾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等的思想斗争。一九三〇年底，他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维护真理，抵制谬误，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为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积极参加了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罪行的斗争。一

一九三六年春，他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渡河东征的正确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完成了从国内战争转入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在抗战初期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同志完全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九四一年初到一九四三年，张闻天同志到陕北、晋西北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工作。延安整风后，他又比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主编党内《参考资料》。他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的号召。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

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

统统推倒。

张闻天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张闻天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

刘英

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闻天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推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使他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昭雪。抚今追昔，我的感慨是无法用言语和笔墨形容的。在悼念闻天同志的日子里，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许多往事一齐涌到心头，真不知从何说起。闻天同志的一生，是坚定地信仰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生。他生命虽逝，信仰永存。他的战斗生涯和革命业绩是难以尽述的。这里，我只能作些片断叙述，以寄托我的怀念和哀思。

—

闻天同志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无锡逝世的。他的死，是林彪、“四人帮”和曾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个“理论家”长期迫害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个“理论家”就指名下令揪斗闻天同志。从此，他就一直经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前

后达十年之久。但是在那漫长而严峻的日子里，他丝毫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惦念着许多老同志的命运。在他还力所能及的地方，都为保卫党，保卫革命事业，保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情操。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指使一些人来逼闻天同志“交代”问题，写“揭发”材料。但不管压力多大，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决不乱说。例如，他们蓄意诬陷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贯右倾”和“反对毛主席”，多次逼闻天“揭发”，然而他在材料里却只是如实地肯定那位老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材料交出时，照例要受到一顿训斥，可他总是慢条斯理而又坚定地说：“我了解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写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

当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家”制造“六十一人集团”历史大错案，企图把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打成“叛徒”时，问题就更加复杂，斗争也更加尖锐了。他们硬要逼着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闻天同志证明，说那些同志当年出狱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经过多次审查早已解决并有案可查的历史陈案，而且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闻天同志感到纳闷，不能不引起警惕。为了慎重，他一面以需要回忆为由拖延时间，一面两次写信给完全知情的那个“理论家”，要他请示中央该怎样处理。但结果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时，索要材料的人逼得越来越紧，闻天同志很着急，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但他认为，无论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都应当顾全大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因此决定由自己承当一切责任，证明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是经他批准的。这下

可不得了，不但批斗更凶了，而且那个“理论家”还专门派人来斥责他“把水搅浑”，示意要他翻案，另写假证明。闻天同志气愤地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这时他已估计到可能被捕。果然，不久就对他和我实行了“监护”。虽然同关在一栋房子里，但是咫尺天涯，无法见面。直到一年多以后，才把我们叫到一起，通知转移。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们被送到广东肇庆看管。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允许看书写字。这对一向喜欢学习的闻天，已是很大的安慰了。当时他的身体异常虚弱，视力急剧衰退，除高度近视外又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有时帮我做饭，由于看不清，总是弄得满屋冒烟，把饭烧糊。但他却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东西，继续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肇庆六年，他反复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写下许多读书笔记，把我们住的小屋当做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战场，偷偷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可惜由于当时的处境，许多底稿不得不销毁，只是后来准许亲属探望时，才由他的外甥马文奇同志秘密带走了一部分。他在这些文章中，批驳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和人民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种种谬论，强调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力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他一直非常乐观，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四人帮”的横行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他告诉马文奇同志，把他的文章保存好，以备将来发表，他也准备以后在一定的会议上谈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在生前实现，使他抱恨终天。

一九七五年，我们被转移到无锡。这时得知毛主席请邓

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好转，人民心情振奋，他感到莫大欣慰和喜悦。但不久周总理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搞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又急剧逆转。这使他的心情极为沉重，悲愤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当有来人跟他谈“批邓”问题时，他愤然表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此后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在病中，他仍然极为关怀党和国家的前途，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并且坚持斗争，抓紧整理以前的学习笔记和研究成果，修改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他更加怀念毛主席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特别注意报上发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消息。一次听说陈云同志来无锡休养，他异常兴奋，以为可以看到陈云同志了。当知道这纯系谣传时，他是多么的失望呀！有几回从报上看到王震同志的消息，一再向我表示：“希望在死前还能见王震同志一面。”可是他的病已在迅速恶化，终因得不到应有治疗和及时抢救而溘然长逝了。

闻天同志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在受到迫害、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肇庆时，他曾多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请求党分配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弥留之际，还为他十多年没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而深感遗憾。他希望把他十几年来写的东西送请中央审查发表，作为他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他还一再嘱咐我，叫把补发给他的工资和解冻的公债存款全部交给党，算是他最后交的一次党费。

二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迫害闻天同志，曾经向他身上大肆倾泼污秽。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他们的诬陷丝毫不损于闻天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辉。

闻天同志从青少年时起，就有志于改造社会，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参加过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的热情战士。后来在上海、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创作和翻译了不少文艺作品。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光辉真理，并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整个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在他的影响下，跟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弟弟张健尔同志，不幸早年牺牲。所以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九年在答友人信中曾说：“中国革命深幸有如洛甫（闻天别名）先生兄弟者多，故得庆成功。”

一九二五年冬，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在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立三路线的斗争。一九三〇年底回国后，他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就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会后，他又作了大量的团结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

围。对于他在中国革命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多次提及，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立了大功。但他从不居功自满，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崇高品德。

闻天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所以他对他对毛主席的拥护，是根据亲身的体会和认识的提高，因而是完全出于至诚的。在长征路上，当他看清了林彪排斥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阴谋后，就在会理会议上坚决支持毛主席，反对林彪。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所以张国焘曾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列为要“打倒”的对象。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叛变投敌后，他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的文章，彻底揭穿了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主席提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思想，决定渡河东征。但有些同志一时不理解，以为红军太疲劳，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主张在巩固中求发展。闻天同志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扭转局势、建立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极为重要，因而表示坚决支持，并随毛主席一起进军山西。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积极赞助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批判了当时要杀蒋介石的一些同志的错误意见。他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个路线和策略，在宣传教育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创办和主持延安马列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在抗战中起了很大作用，不少同志至今还在各条战线担负领导职务。在同第二次王明路线作斗争中，他完全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一个短时期里，王明曾以中央书记处多

数成员不在延安为借口，不同意毛主席用中央名义向他们发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毛主席就和闻天、陈云同志等联名发指示。一九三八年在批判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代表中央作了组织报告。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逐步在全党得到贯彻执行。在日常工作中，他也非常尊重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和到陕北一段时间，他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一些会议，每次会前都要和毛主席商定议程，或由毛主席提出要讨论的问题通知他召开。有些文件也是先由他起草，经毛主席审改后再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由于有时会议在我们住的窑洞举行，所以我曾多次听到毛主席称赞他主持会议民主，说他善于综合大家的意见。当时曾有人讥讽他跟毛主席太紧了，他总是义正词严地回答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是做地方工作还是做外交工作，闻天同志始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非常注意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对一些问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也总是愿意向毛主席提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时写的材料和心得，还是一篇不拉地送给毛主席，向毛主席请教。

三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闻天同志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他始终重视实践，坚持实事求是，